

### 座談討論(三) 學生的學識能力與建築教育之師資課程及開放討論

主持：陳柏森社長(建築改革社社長、台科大建築系兼任教授)

與談：曾光宗副教授(中原大學建築系系主任)

張 珩副教授(成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)

曾成德副教授(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教授)

#### 洪育成

剛剛曾成德老師提到建築是一個非常迷人的事情，它應該是像詩一樣的。就像我們景仰的大師路易士康，我們都說他是詩人、是哲學家，但是他卻說自己是「**Builder**」，就像 Ando(安藤忠雄)自己也說他不過是個「**工匠**」而已。對我來講，在建築的領域裡，不管是在實務還是在學校，它其實是不可被切分的。我也曾在學校帶過設計，之前在東海有跟曾老師共事過，那是很愉快的過程，就是我們在教學生設計，中間也都在彼此討論對設計的看法。在逢甲也曾跟廖偉立、程紹正韜等大家一起教設計，在 **studio** 裡教設計是一件快樂的事情。然而大概在四、五年前，我就把 **studio** 停掉了，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教下去。因為到學校確實會碰到大家不願面對的問題，我們在學校裡面有很多人，尤其是在畢業設計很多人喜歡談高來高去的東西，然而我們評圖的老師在學校卻不敢去講說你這個廁所真的有问题、空調會很熱、結構整合有问题等等，都不敢講，那是一個你講了沒有人要聽的事情。如果我們是一個有良心的老師，假設我們今天在醫學院教學，對一個醫學院的 **intern**，敢不敢不跟他要求說進手術房前要怎麼洗手，好像我們不願意去提這些事情，想避開這些基本問題。這就會碰到今天早上郭中端老師提到我們找不到負責、會拉車的車伕，其實我們一直期待有沒有一個學校願意訓練車伕，訓練出願意負責的拉車，而且願意把車子擦的很乾淨。我們每個人都喜歡畫地圖，但都沒有要去做拉車的工作。這也是我一直很困惑，因而把學校的 **studio** 停了有四、五年，雖然我很喜歡帶 **studio**，但是一直不知道如何再去學校帶。在事務所我們很期待，到底有沒有哪個學校願意提供一個好的車伕給我們，也許他不必要是一個很 **skillful** 的車伕，但是他的 **mindset** 是他願意當一個車伕，願意到事務所好好的來做這一個事情，你什麼都不會沒關係，但是你 **mindset** 對的話，我們願意來教。像我學校不教之後，我在事務所教，每個星期五早上提早八點鐘就來，我們就用一個小時，就從美國的 **Graphic Standards** 的 **Details** 一直教下去，教他們如何應用在實務上。

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一直不敢去碰觸「怎麼去教出頂尖的建築師」。在建築教育裡面，好像不用談這個事情，就好像整個國家不需要這麼多建築師，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訓練出可以外送到美國、澳洲、日本去跟他們競爭的 **player** 出來，有沒有這個 **vision**？我想大家都有心在教育裡面，只是說我們敢不敢去做。不要說我們都只能在二流的戰場，不敢站出去在一流的戰場。那是一個 **vision** 的問題。美國的建築教育也面臨整個時代、整個文化在改變，但他們卻絕對不退縮而不去訓練

建築師，反而是要訓練出讓建築師什麼都懂，出去在全球當一個領導者。但我們就好像自己害怕了，就思考是不是把它(學術與實務)一刀切兩邊。

為什麼建築師不能跟他討論巴哈的十二平均律？建築師為什麼不能和他討論小津安二郎的電影？或跟他討論為什麼 U2 從 80 年代到現在都還在得獎？建築師為什麼不能學這些東西？一定要切開彼此(實務與人文)的關係！以前我們在美國工作或在念書的時候，這條線(學術與實務之間)沒有這麼清楚，其實他們是互相融合的。在我們裡面有很多優秀的人，有很多有耐心的人，所以說我會一直期待我們是否有 vision 向全世界挑戰。當然目光不只放在中國大陸，還有全世界。有一天我們訓練出來的建築師，可以到芳蘭、荷蘭去拿案子，我們不要只讓荷蘭建築師來這裡搶案子，謝謝。